



聯劍風雲錄

梁羽生 著

下



朝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作品集

19

聯劍風雲錄

下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 廣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剑风云录/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6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208-8

I. ①联…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8263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60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毒雾弥空 金环堕地	群雄遭暗算 恶客遂奸谋 357
第二十二回	折节求援 焚香报讯	深山逢异士 古庙见奇情 375
第二十三回	受尽折磨 惊闻噩耗	伤心谈往事 洒泪哭良朋 393
第二十四回	梦好总难圆 情天长有恨	珠还琴断 凤泊鸾飘 411
第二十五回	遗命托孤儿 苦心求解药	凄凉不尽 魔难无穷 429
第二十六回	妙计耍双凶 灵丹遗半颗	幸逃险地 难出生天 445
第二十七回	心事涌如潮 情怀浓似酒	难挥慧剑 忍拆鸳鸯 461
第二十八回	洒泪别情郎 孤身逢恶少	命途多舛 际遇堪悲 477
第二十九回	良友遭危 虔心学剑	伤心怜薄命 低首服娥眉 497
第三十回	弱女何辜 奸人得志	魔宫遭毒手 静室练玄功 513

第三十一回	恩怨齐消 夫妻联剑	同心御强敌 午夜闯昆仑	533
第三十二回	剑术通玄 神功绝世	连番陷圈套 各自显奇能	549
第三十三回	一瞬随尘 前情若梦	群豪挥热泪 二女结同心	565
第三十四回	西子楼头 小孤山麓	弹痕惊异事 鸿爪系相思	579
第三十五回	一意觅芳踪 中途逢怪客	巨舟出海 荒岛遭危	599
第三十六回	虎跃龙腾 波翻浪涌	群雄来水泊 双剑斗神魔	615
第三十七回	血雨腥风 天罗地网	岛屿遭劫火 奸贼布阴谋	633
第三十八回	浪涌波翻 龙争虎斗	伤心基业毁 豪气未曾消	649
第三十九回	毒手逞凶 玄功解困	神僧遭败绩 大侠显奇能	665
第四十回	惊见剑光寒 愁看人影杳	元凶授首 一凤凌云	689

第二十一回 毒雾弥空 群雄遭暗算 金环堕地 恶客遂奸谋

张玉虎心中有数，知道楚天遥的武功比石镜涵高得多，两人的家数也不大相同，看他们的相貌，石镜涵越看越似苗人，楚天遥则似是山东汉子，这两人一苗一汉，地北天南，武功的家数又全不相同，不知他们是怎样合伙来的。

石镜涵用衣袖卷起茶杯，一饮而尽，面上木然毫无表情，随手把衣袖一甩，杯子又回到了盘上。座中有两位精于医道的老前辈，一位是河南的谷竹均，一位是陕西的卢道隐，卢道隐并兼长使毒，张玉虎眼光一瞥，只见这两位老前辈的脸色都很特别，既是惊奇，又似忧虑，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石镜涵。张玉虎疑心大起，想道：“石镜涵这手扬袖卷杯的功夫有什么特别，值得他们如此重视？”张玉虎乃是从武功方面着眼，心想龙剑虹的铁袖功夫就要比这石镜涵强得多。

张玉虎收回茶杯，刚要退下，忽听得那楚天遥哈哈笑道：“周寨主未免太过委屈张小侠了，要他送茶，实是折杀楚某！”拢袖还了半礼，张玉虎但觉一股劲风扑面，幸而他内功根基甚好，退了两步，仍然站稳，心中方自吃惊：“他怎么知道我的来历？”只听得楚天遥又道：“你师父好吗？”张玉虎的身份被他揭破，只得坦然承认是张丹枫的弟子，垂手答道：“好，不知楚先生与家师是甚交情，晚辈刚才失敬了。”楚天遥笑道：“我和张丹枫的交情吗？哈，哈，你回去问他自然知道。张丹枫教得一位好弟子，样样都出色当行，

张小侠，多谢你的茶了！”张玉虎听出他话中调侃之意，面上一红，随即想道：“若他是我师父的朋友，断不会如此。”

蓦然一想，想起了一个人来，他师父曾经提过，以前山东有一个怪书生叫楚大齐，此人读书不成，转而习武，长相粗豪，却偏偏风流自负，爱作儒生打扮，善使长柄扇子点穴，师父当年送波斯公主入京，曾在皇宫与他见过一面，师父师母双剑合璧，三招之内，在他身上刺了七处剑伤。张玉虎想道：“莫非这个楚天遥即是当年那个楚大齐。他能够在我师父师母双剑合璧之下，挡得三招，实是非同小可。环顾座中，只怕无人是他敌手。”这时，才禁不住暗暗担忧。

周山民道：“原来楚先生和张大侠是相识的，那更好说话了。楚先生可知道我们这次劫夺贡物，张大侠也曾鼎力帮忙吗？”楚天遥道：“就是因为看在张丹枫份上，所以才只要分你的一半。”周山民道：“请问两位在哪里开山立柜？凭什么要来分一半贡物？”

楚天遥笑道：“久闻周寨主是当今豪侠，怎么也带着势利眼睛？难道我们没有开山立柜，既不是什么寨主，也不是什么帮主，周寨主就看小了我们么？”此话一说，等于承认是独脚大盗，独脚大盗居然敢向一座大山寨要求分赃，即算照黑道的规矩，也是从古所无之事。周山民道：“不敢，不敢。周某只是想请教二位，有何急需，要分我们的一半贡物？”楚天遥大笑道：“从来未听过强盗等钱用才劫东西的。你们从各省武师手中劫得贡物，我们也可以从你的手中要一半贡物。这是先礼后兵，已经很给了你们的面子了，难道还要讲什么道理么？”

楚天遥咄咄逼人，群豪尽皆动怒，周山民沉住了气，说道：“楚先生有所不知，我们劫这批贡物，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我和南方的叶成林岛主，手下有数万弟兄，我在此抵御鞑鞑，叶岛主在南方抵御倭寇，手下的弟兄既不打家，又不劫舍，这批贡物乃是劫给他们充作粮饷的。所以各路英雄都来帮忙，并无一人提出要分贡物。”楚天遥淡淡说道：“我们不理睬这些国家大事。我们只知道做了强盗，就要钱财，你们发了这笔大大的横财，不吐一半出来，你就休想善罢甘休！”周山民大声说道：“实话告诉两位，这事情我也

作不得主。这批贡物是各路英雄合力劫的。我周某答应了分给你们也算不得数。请两位看在天下英雄份上，不要令周某难为。”楚天遥侧目斜睨，听了周山民的话，冷冷一笑，不理睬他，却对石镜涵说道：“石大哥，这位周寨主和咱们套交情、讲面子来哩。既是什么张丹枫大侠，又是什么天下各路英雄，天大的面子压下来，你说要不要卖他们的账？”楚天遥说了一大串话，石镜涵仍是木然毫无表情，口中只吐出两个字道：“不卖！”

楚天遥笑道：“周寨主，你做不得主，我也做不得主，我的石大哥他不答应！”

周山民就是泥做的人儿亦自有气，忍不住厉声说道：“两位朋友既不卖账，周某也不敢向两位求情了。这批贡物并不是我周某一个人的，要周某双手奉上，万万不能。有本事就请两位自己拿走。”

楚天遥哈哈笑道：“对，这才爽快，早知如此，少说多少废话，楚某不才，先向周寨主领教！”

凌云凤霍地站起说道：“劫这批贡物，我也曾出过少许气力，楚先生定然要分，请你问我这口宝剑。”原来张玉虎环顾全场，心想大约只有凌云凤或者是他对手，就悄悄地将楚天遥的来历告诉了凌云凤，凌云凤天生侠骨，当然一说便允，所以第一个站起身来。

楚天遥望凌云凤一眼，脸上忽然露出古怪的笑容，说道：“原来是天山的凌女侠，你们夫妻两人，一向恩爱，现在却怎么只是你一个人在这儿？”张玉虎听他的说话，竟似对自己这边的人甚为熟悉，而自己对他们的来历却还捉摸不清，尤其是那个石镜涵更不知是什么路道，不由得暗暗吃惊。

凌云凤双眉倒竖，斥道：“谁要你多管闲事？”楚天遥笑道：“对呀，你说得对！据我所知，霍天都就是一个不欢喜管闲事的人。但你却为何要在此多管闲事？”凌云凤大怒，拔剑斥道：“胡说八道，我没工夫听你的瞎话，快亮兵器。”

楚天遥冷笑说道：“你当我是胡说八道吗？日后你将会知道我是一片好心。你再多管闲事，你就管不着你的丈夫了。忠言逆耳，你要是不信吗？也只好由你。”凌云凤气得满面通红，青铜剑扬空一闪，划了半个圆弧，一招“冰川解冻”，便向楚天遥搨去。

这一招“冰川解冻”先慢后快，初起之时，有如层冰乍裂，缓缓而来，待到楚天遥取出他的独门铁扇，凌云凤的剑势便突然加快，就像冰川已经溶解，霎然间倒泻下来！

聚义厅上虽然不乏剑术名家，却哪曾见过这等精妙的剑法？禁不着都喝起彩来。楚天遥也随着彩声赞道：“天山剑法，果然不凡！”话声未了，但见寒光耀眼，凌云凤的剑尖已刺到了他的面门。群雄都道这一剑非中不可，哪知楚天遥却是不慌不忙，将铁扇轻轻一拨，搭着凌云凤的青钢剑一牵一引，但见凌云凤身似陀螺，足跟贴地，接连打了几个盘旋。竟是立足不稳的样子。众人大惊失色，就在这一霎那，但听得楚天遥喝一声：“着！”扇子一合，倏地就点到了凌云凤的“魂门穴”，群雄中有人失声惊呼，哪知这两次的变化他们都料不着，第一次他们以为楚天遥中剑，楚天遥却乘势反攻，这一次他们以为凌云凤将被他点中穴道，谁知心念方动，凌云凤早已飞身掠起，一招“祥云护驾”，铺开了丈许方圆的一大片剑光，向楚天遥当头罩下。

原来楚天遥的铁扇功最擅长以巧降力，相同于太极拳的“四两拨千斤”之理，只要被他的铁扇搭上，不但可以卸开敌人的劲力，而且可以迫令敌人失去平衡，重心不稳，所以凌云凤的剑势虽然凌厉，仍然被他一举化开，可是凌云凤的剑法轻功也都到了第一流境界，一觉不妙，立即随机应变，反而也借他的牵引之力掠起，楚天遥出手虽快，亦是点不中她。

但见楚天遥在剑光笼罩之下，接连拨了几扇，登时剑光流散，两人都静止下来。

双方试了两招，都已知道对方是个劲敌。不敢鲁莽进攻，楚天遥将扇子摇了两摇，轻蔑笑道：“原来霍家费了两代的心血，所创的天山剑法，也不过是仅仅如此么？”几句话辱及霍天都父子，也就是辱及凌云凤的舅舅与她的丈夫，凌云凤沉不住气，一声斥道：“叫你再见识天山剑法！”青钢剑抖起了一朵剑花，一招“玉女投梭”，刺到了楚天遥胸口的“璇玑穴”。

楚天遥正是要她如此，原来他的武功讲究的是“后发制人”，拳经有云：“敌不动，己不动，敌一动，己先动！”楚天遥深得个中

三昧，不慌不忙，一个“吞胸吸腹”，凌云凤的剑尖又是仅仅差了两寸没有刺中，说时迟，那时快，但见他扇子一张，反手挥去，凌云凤的青钢剑登时给他粘出门外，但凌云凤亦已料到他有此一着，顺势往前一送，也把他的黏之劲解了。

可是凌云凤却料不到他还有极厉害的后着，刚刚解了一招，忽地听得楚天遥一声冷笑道：“让你也见识见识我的点穴功夫！”铁扇倏张即合，扇柄一颤，便好似有七八支判官笔同时点了下来。楚天遥这柄精钢折扇，合起来时可当作判官笔用，张开来时，却又是峨嵋刺和刀剑的路，当真厉害无比！

楚天遥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醉仙狂草”，可以在一招之内，同时点敌人的七处穴道，凌云凤给他迫得连连后退，楚天遥点她不中，亦自暗暗吃惊。

当下两人再度交锋，各施绝技，斗了三十来招，终究是楚天遥稍胜一筹，凌云凤的剑势渐渐被他封住，不论凌云凤从什么方向进攻，都被他抢占先机，轻轻巧巧地用个“卸”字诀，便把凌云凤的攻势化解开了。

激战中楚天遥忽地一声怪笑，跨上一步，喝一声：“着！”铁扇一合，电光石火般照着凌云凤顶门的“百会穴”砸下来，这一下连张玉虎也给吓得跳了起来，刚道凌云凤要糟，忽听得凌云凤也喝了一声：“着！”反手一剑，刷的一声，饶是楚天遥闪避得快，也给她一剑穿过了衣襟。

群雄看得目定口呆，连楚天遥亦自莫名其妙，凌云凤的剑势分明已给他封住，不解她怎样会刺中自己？说时迟，那时快，凌云凤“刷”的又是一剑刺来，楚天遥举起扇子一拨，明明看她是从左方刺来，却不知怎的，霎眼之间，剑尖竟然刺到了楚天遥右肋的“精促穴”，剑招之怪，端的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幸而楚天遥刚刚吃过亏，招数不敢用老，铁扇及时回救，好不容易的才把凌云凤这一招解了。

聚义厅里有几位使剑的行家，不约而同地叫道：“好啊！好啊！”其实真正的好处在什么地方，连他们也不知道。

原来凌云凤眼见不敌，给楚天遥迫得太紧，无法招架，迫得将

最新领悟的剑法使了出来！

她所要创立的这一套剑法虽然是仅具雏形，但她这一套剑法既是以“天山剑法”为基础，又掺杂有“玄机剑法”的精华，再加上她从天下第一武学奇书“玄功要诀”中所参悟的武学妙理，威力之大，不但令楚天遥震惊，连她自己亦觉出乎意外。

这倒不是说她的这套剑法便能胜过霍天都原有的“天山剑法”，若然大家都练到了上乘境界，“天山剑法”的长处在于精纯，而她的长处则在于奇诡，一正一反，正好相辅相成，谁都胜不了谁。可是，她为什么刚才用天山剑法却感到招架不住，而现在用她新创的剑法却能反败为胜呢？这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她这套剑法完全与一般的剑法相反，楚天遥休说没有见过，连想也没有想到天下会有这样古怪的剑招，所以给她杀得个措手不及。另一个原因是这一套剑法既然是她苦心所创，所以使将出来，便特别得心应手。她逊于楚天遥的地方是功力稍弱，现在凭着奇诡的剑法，正好补功力之不足。若然换是霍天都来，当可在五十招之内，将楚天遥打败。

但可惜她这套剑法到底还只是方具雏形，其中精妙之处，尚未能尽量发挥，楚天遥以守代攻，小心翼翼地又应付了二三十招，凭着他善于借力消势的独门铁扇功，和巧妙多变的点穴手法，渐渐又扳成了平手。

时间一长，但见凌云凤汗湿罗衫，而楚天遥亦已是喘息可闻。凌云凤心道：“我只道乔少少的扇子点穴功夫已是武林绝学，却不道他更在乔少少之上，幸而我最近领悟了一些剑术的妙理，要不然早已败了。”

两个越战越紧，越战越险，群雄眼中，但见凌云凤剑似穿梭，剑剑不离楚天遥要害，好像每一剑都能把楚天遥的身体穿过！而楚天遥的铁扇盘旋飞舞，扇头所指，也都是凌云凤身上重要的穴道，每一下都好像已敲到了穴道上一般。惊险之处，一些年登花甲的老英雄，在一生之中也未曾见过！

群雄屏息观战，连呼吸也不敢大声。与楚天遥同来的那个石镜涵，却在这个最紧张的时刻，摸出了一个尺来长的烟斗，从从容容

地抽起烟来。

周山民吃了一惊，暗暗叮嘱谷竹均与卢道隐二人留神，这两人都精于医术，卢道隐而且还是个善于辨别毒性的行家，他闻了一闻，低声说道：“烟味的香气有点古怪，可是却似乎没有什么毒性。”周山民听说，稍稍安心，但心想他在这个时候抽烟，总是有些蹊跷，不过他到底是个客人，于理于情，又断无禁止他吸烟之理。

这时凌楚二人剧斗正酣，卢道隐却把全副精神放在石镜涵身上，石镜涵那支烟斗，烟锅特大，所装的烟叶足比寻常的烟斗多上三倍有多，卢道隐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但见他一口一口地吸进去，鼻孔却不见有一丝烟气透出来。卢道隐心想：“这苗子的烟瘾倒是大得很，他既然能把烟都吞入腹中，谅来最多是迷烟，断不至于含有剧毒。”

卢道隐正自用心推究，忽觉周围有些异样，堆满了人的聚义厅竟是静到极点，连旁观者心跳的声音也可以听得出来。卢道隐随着众人的目光看去，但见扇影翻飞，剑光闪烁，凌云凤与楚天遥出手快极，每一招都惊险绝伦，双方均是乘暇抵隙，稍沾即退，丝毫不闻兵器碰磕之声。

激战中忽听得楚天遥一声叱咤，铁扇一挥，凌云凤刚自使到一招“横指天南”，“刷”的一剑横削过去，正好被他的扇子搭上，凌云凤的长剑左右挥动，竟然摆脱不开！

但见楚天遥的扇子一上一下，反复转动，越转越快，凌云凤跟着他转，她的剑抽不出来，但楚天遥也不能从她的手中将剑夺去。

倏然间双方静止下来，但见楚天遥的扇子向前一按，凌云凤退了一步，再按一按，凌云凤又退了一步，张玉虎看得心急非常，心道：“糟了！糟了！凤姐姐一败，谁还是他的敌手？”

原来楚天遥起初想用“黏”字诀与“转”字诀夺她的剑，夺不成功，便改用内力与她硬拼，凌云凤的青钢剑已被黏住，摆脱不开，也只好与他硬拼。

楚天遥挟着数十年的功力，自是比凌云凤深厚得多，不过一盏茶的时刻，凌云凤已被他迫得退了六七步。这时观战的各路英雄都

以为凌云凤必败无疑，却不料忽听得“咔嚓”一声，但见凌云凤的剑尖向前一挺，楚天遥的扇骨竟然断了一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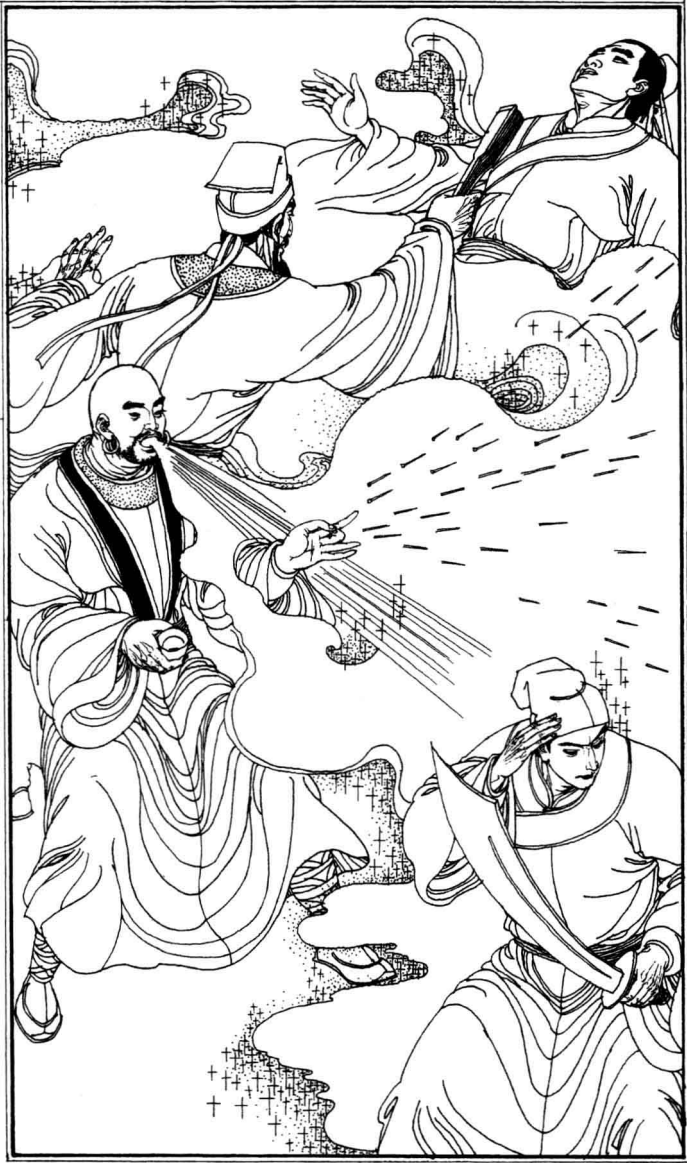
原来凌云凤在这紧急的关头，忽然想起了《玄功要诀》中所说的“庖丁解牛”的一条武学妙理，庖丁解牛不以力胜，而在顺势利导，击中敌人的要害。凌云凤试一运用，果然得手。

可是凌云凤的青钢剑仍然未能摆脱对方的粘黏之劲，又过了一盏茶的时刻，楚天遥的扇骨接连被她削断了三支，凌云凤也继续后退了几步。周山民与张玉虎都看出了这个形势：凌云凤已渐见气衰力竭，若然她不能在最短时间将楚天遥的扇骨再削断几支，则仍然是个败局。但她若一旦能将长剑抽出，楚天遥的扇子被毁，则楚天遥也难免要受重伤。

这样的形势，双方都是险到了极点，胜败之数，相差极微，休说旁人看不出来，连他们也难预料。张玉虎捏着一把冷汗，正要出去，忽听得环佩摇动的声音叮当作响，石镜涵提着烟斗，先已到了场心，但见他的光头摇了一摇，用着生硬的汉语叫道：“咱们只是要钱来的，不是要命来的。这一对既然难分高下，便照江湖比划的规矩，换过一对来吧！”挂在他耳朵上的铜环，突然飞出一个，“当”的一声，正好套上了凌云凤的剑尖，凌云凤的青钢剑在扇上一滑，摆脱出来，向旁斜跃几步，忽然感到一阵晕眩，一跤跌倒！

座中不乏武学的行家，对凌云凤摔这一跤，都感到莫名其妙，他们刚刚见过凌云凤的功夫，论内力或者不及楚天遥，论轻功则有过之，断没有给铜环一碰，就会失了重心，跌倒之理？正自感到蹊跷，卢道隐忽地叫道：“不好！”端起了一碗水，立即走出人丛，张玉虎比他更快，拔出缅甸刀，凌空跃起，先到场心，大声喝道：“无耻苗贼，胆敢在这里施展下三流的手段么？”话声未了，但见石镜涵哈哈一笑，喷出一口浓烟，张玉虎早有防备，一个劈空掌打出，荡开那股迷烟，虽然如此，亦自感到一阵昏眩，踉踉跄跄地倒退几步，却还未曾跌倒。

但见卢道隐一口水喷出去，凌云凤也跃了起来，挺剑便刺，石镜涵闪身避过，却冲着卢道隐冷笑道：“原来你也是个行家，好，你就先给我躺下去吧！”又是一口浓烟喷出，卢道隐只道他是迷



石镜涵张口一喷，毒烟尽出，随手又弹出一撮毒粉，直扑向卢道隐！

烟，早已服了解药，傲然不惧，迎上前来，哪料石镜涵的手法快极，在烟雾迷漫之中又弹出了一撮毒粉，卢道隐忽地觉得好像有数十口利针，刺入眼中，刚刚喊得出声，便给石镜涵一掌击倒。

这一下群情耸动，所有在聚义厅上的人都奔了上来，石镜涵大笑道：“好呀，你们恃多为胜，正好叫你们见识我百毒神君的手段！”群雄中有一两个在苗疆住过，知道百毒神君名头的人，大吃一惊，就在这刹那之间，但见这一间宽广的聚义厅，已是充满了烟雾，原来石镜涵把刚才吸下去的烟，现在才尽吐出来，这不是寻常的迷烟，除非能完全闭了呼吸，否则用一般的解药实是无济于事。聚义厅中，只听得“卜通”“卜通”的声音此起彼落，那些功力稍弱，忍不着长期闭气的人都已摔倒了地上。

张玉虎见势不好，暗运玄功，闭住了全身的穴道，一个劈空掌荡开烟雾，觑个正着，一刀便向石镜涵斩去。

石镜涵的武功亦自不弱，举起烟斗一挡，哪知张玉虎这口缅甸刀乃是百炼精钢，更加以张玉虎自幼便练童子功，年纪虽轻，功力已差不多可以挤到一流高手之列，只听得“当”的一声，石镜涵的那根烟斗竟给他削断。

张玉虎大喜，不待收势，反手又是一刀，但是这一刀却给楚天遥挥扇挡开。张玉虎与他拆了几招，但感胸口气闷非常，却又不敢张口呼吸，忽听得石镜涵在他耳边说道：“你也躺下来吧！”张玉虎的缅甸刀被楚天遥的扇子搭住，摆脱不开，背心的“归藏穴”竟被石镜涵“蓬”地打了一掌，论张玉虎的本领，本来可以受得起这一掌力，但不知怎的，内脏并未感到震荡，体中的血液却似忽然间都冲到脑袋上来，张玉虎一跤栽倒，登时也不省人事。

这时烟雾稍散，凌云凤与周山民双双抢上，周山民金刀一摆，一招“力劈华山”搂头斫下，楚天遥铁扇一拨，周山民有数十年功力，非比寻常，那股阳刚之气，楚天遥的铁扇柔功竟然化解不开，给他冲得倒退几步，凌云凤何等迅捷，刷的一剑刺来，将石镜涵迫得闪过一边，立即一伸皓腕，抓着他的琵琶软骨，石镜涵失了楚天遥的掩护，无法抗拒。

凌云凤若是一剑斩下，石镜涵自要命丧当场，否则稍运真力，

捏碎他的琵琶骨，他也绝不能生逃出去。可是凌云凤却想留着他一条活口，一来要查探他的根源，二来要迫他拿出解药，这样缓了一缓，反而着了他的道儿。

原来石镜涵的身上都涂满了毒药，凌云凤的手掌抓着他的肩头，转瞬之间，毒性便即发作，凌云凤忽然感到手心热辣辣的作痛，登时手臂酸麻，这时再要捏碎他的琵琶骨，力气已使不出来了。石镜涵一声怪笑，肩头一沉，立即将凌云凤直摔出去。

周山民功力深厚，他一直忍住呼吸，虽然也感到胸口胀闷，极不舒服，可是乃还能够与楚天遥拼死搏斗。他刚刚见到凌云凤抓着了石镜涵，正自大喜，哪料变起须臾，凌云凤却反而遭了石镜涵的毒手，周山民这一惊非同小可，忍不住“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嘴巴一张，毒烟立即侵入，支持不住，身躯摇晃，楚天遥扇子一搭，将他的金刀引开，石镜涵赶了过来，“蓬”的一掌，连周山民也击倒了。

楚天遥纵声笑道：“刚才我石大哥的话，你们都已听清楚了，咱们只是要钱，不想要命，可是你们若不给钱，咱们可没法子不要命了。给你们十天的期限，不将贡物交出，周山民、张玉虎、凌云凤这三个人便休想活命！”

就在楚天遥说话的时候，石镜涵又已在烟斗里装满了烟叶，一口一口的浓烟喷将出来，比刚才更加浓了。群雄听了楚天遥的恐吓，无不气愤填膺，但怕吸入毒烟，都不敢张口骂他。

烟雾迷漫中但见白刃耀眼，楚天遥挥舞着铁扇，闯出人丛，只听得摔倒的声音、惊叫的声音和兵器落地的声音此起彼落，杂成一片，摔倒的声音是给迷烟迷倒的，惊叫的声音是给楚天遥点中穴道的，还有一些则是给他打落了兵器的。楚天遥武功卓绝，扇子点穴的手法又快又准，群雄中当然也有武功较高的人，楚天遥若然一击不中，便立即运用铁扇柔功的粘黏之劲将对方的兵器引开，烟雾迷漫之中大家的视线都很模糊，加以石镜涵的毒烟不断喷来，被他迎面一喷的无不眼中流泪，山寨里好手虽多，竟是拦截不住。

混战中忽听得刷刷两声，龙剑虹挥剑疾刺，楚天遥心中一凛，想道：“想不到这个年轻的姑娘，武功竟然不在张玉虎之下！”铁扇